



經籍典第三百二十三卷

經學部總論一

禮記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達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疏

正義曰經解一篇總是孔子之言記者錄之以爲經解

者皇氏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者言人君以大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

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故云其教可知也 溫柔敦厚詩教也者溫謂顏色溫潤

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 疏通知達書教也者書錄

帝王言語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王之世是知遠也 廣博易良樂教也者樂以和通爲體無所不用是廣博簡易良善使人從化是易良 絜靜精微易教也者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爲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 恭儉莊敬禮教也者禮以恭遜節儉齊莊敬慎爲本若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者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凡人君行此等大經之教以化於下在下染習其教還有六經之性故云詩教書教之等 故詩之失愚者詩主敦厚若不節制則失在于愚書之失誣者書主知久遠若不節制則失在於誣 樂之失奢者樂主廣博知易若不節制則失在于奢 易之失賊者易主絜靜嚴正遠近相取愛惡相攻若不節制則失在於賊害 禮之失煩者禮主文物恭儉莊敬若不能節制則失在于煩苛 春秋之失亂者春秋習戰爭之事若不能節制失在於亂此皆謂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故云深於詩者也以下諸經義皆放此 此爲政

以教民故有六經若教國子弟於庠序則唯用四術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此六經者惟論人君施化能以此教民民得從之未能行之至極也若盛明之君爲民之父母者則能恩惠下極於民則詩有好惡之情禮有政治之禮樂有諧和性情者能與民至極民同上情故孔子閒居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是也其書易春秋非是恩情相感與民至極者故孔子閒居無書易及春秋也

儒行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鄭注

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

同疑爲儒服而問之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褱衣也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於儒乃今問其服庶人褱衣袂二尺二寸袼尺二寸

正義

大掖之衣肘腋之所寬大禮大夫以上

其服侈袂袂三尺三寸袼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褱也孔子若依尋常侈袂服則哀公無由

怪之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問之庶人無朝祭之服禪衣袂二尺二寸袷尺二寸玉藻文言深衣之制如此今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故謂衣爲逢掖也

注應氏

曰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得名末世不充其道而徒於其服哀公覘孔子之被服儒雅而威儀進趨皆有與俗不同者怪而問之孔子不敢以儒自居也故言不知儒服郊特牲云章甫殷道也蓋緇布冠殷世則名章甫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

大

藍田呂氏曰古者衣服之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差等未聞儒者之有異服也末世衣冠淆亂至於無別儒者獨守法度有異於衆此衆所以謂之儒服哀公所以發問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注僕臣

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代其僕亦未得盡言之也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注

容貌之大也則有所不可犯故如威及其容貌之小也則有所不敢爲故如

愧全大讓則誠然而後讓若不有之故似慢也若夫飲食辭辟之間是小讓也小讓實如僞之以

爲儀爾

儒有居處齊

齊音難去
齋聲

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

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

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

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

樂樂去聲

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

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注過言出於

己之失知過則改故不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讐故不極極猶終也言不終爲所毀也不斷

其威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者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方氏曰

鷙猛之蟲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此況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顧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又

以況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爲其動則當理而未嘗至于

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爲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耳

大

藍田呂氏曰驚蟄攫搏不程

其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後動者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也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者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注

淫侈溢也溇濃厚也侈其居處厚其飲食欲勝之也欲勝

則義不得立不淫不溇所以立義也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一句尙氣好勝之言于義理未合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爲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待人可矣自待則不可也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窳

窳音豆

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

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注

上答之不敢以疑者道合則就卽信之而不疑無患失之心也上不

答不敢以諂者不合則去卽安之而不諂無患得之心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

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

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注

毀方而瓦合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其形則

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蓋于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下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

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注

呂氏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在舉者所以待其

朋友而已必同其好惡也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必同其憂樂也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疏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注

翹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

舉也舉其過而諫之也呂氏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在我者未正未有能正人者也故澡身浴德者所以正己也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而順之于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方氏曰鑪而翹之然亦緩而不失節故曰不急爲也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己也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己也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尙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注

知服知力行之要也近文遠於文則質勝而野近文章則亦

不便文揜其質也砥礪廉隅者求切磋琢磨之益不矜方以爲圓也十黍爲綮十綮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鎰言人君好賢雖分其國以祿賢者視之如錙銖之輕猶不臣不仕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于富貴不願君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

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注

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爲說焉兼有此仁之行而不敢自以

爲仁是尊仁而讓善也故曰尊讓有如此者隕者如有所墜失獲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
訕者吝氣之歉鄭氏曰隕獲困迫失志之貌充訕歡喜失節之貌愚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
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
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旨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
多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爲而言故多自夸大以搖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

史記 儒林列傳序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
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
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

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章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遜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

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傳言尙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白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誦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

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掾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論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自敘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生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旣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序六藝爲九種

儒家序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旣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辟讀
僻

儒林列傳序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扞陳干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云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叙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

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大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而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歐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白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民以樂婚姻者人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

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
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
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
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
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
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請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
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
事學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
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
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
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
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